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八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弇州四部稿(三)

明 王世貞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_臣陳璠

謄錄監生_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李于鱗

蕭寺握手邈若河山既別之後意更深矣舟中忽忽無

可與語者凡所接類作貴人態整折戚施相寒溫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近天津迅雨乍過波濤人立遠不見天茫茫盡白獨立

舷際神王氣豁悵然不挈于鱗共賞也已命酌盡一斗

則取于鱗長篇十絕為曼聲歌之浮雲不流魚龍若竦

稍間復蹙而按之悲風颯來不能自禁泣數行下嗟乎

頽仰上下人代河山倏忽咫尺得其幾何三十之年僕

垂及矣肝膽委拆僅一于鱗又焉別也倘令僕或戀耕

釣僕來執事或遂厭承明縱有流水之思誰為吐也亦

復誰憐之者遊子悲故鄉丈夫乃志四海假令與于鱗

周旋雖絕胡貉導非人之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今向桑梓遂高陽故交為關鷄六博之觀焉在適耳目也子相每每志援桂樹僕故怪之亦云此耳萬里比鄰誰謂不達必要神賞而廢相親則鍾子期沒伯牙何為不鼓琴也人歸甚迫兼有薄冗任筆見憶殊乏詮次二君長歌雖警句時發大要多散緩可商耳前途少間亦欲了此事也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徐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二

會陳生始得拜足下文也其辭瑰偉麗特亡論僕守之可遂終身矣文致自陳生生不識謂為何等語此亡怪也足下所譏彈晉江毘陵二公及其徒師稱而人播此蓋遂影響尋名跡非能心覩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輸攻而墨守乃甚易耳吳下諸生則人人好褒揚其前輩燥髮所見此等便足衣食志滿矣亡與語漢以上者其人與晉江毘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罵獻吉云獻吉何能為太史公少陵氏為渠剽掠盡一盜俠耳僕志甚

乃又笑之不與辨嗚呼使少有藻偉之見可以飾其說僕安能無辨也夫獻吉盜太史公少陵氏而不怨也吳子輩尊二君子二君子不知也僕甚怪公實持吾輩五作偏示人人那可與語適自辱矣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候識其甚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為子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燕齊吳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徐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

七載僅吾子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子鱗于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毋易而身子相病告子與乞使星散臆忽知足下之不快或望符竹大非予懷伯承計已到規之勿令入他道近作可時置郵書中來僕亦一二請正

又

春時卧江城得順德守報悵望幾不欲北後稍知子

鱗乞之太夫人小備甘旨勝長安米時也島寇遍吳越倉皇拔母子兵戈中敝廬幸不燼耳老父日夜援桴鼓奔命改暑及寒未得一熟合眼國家之難僕私獨深七月中理楫遇明卿維揚放歌謠浪頗極傾倒明卿大長進非吳下蒙也子相出逆子高郵遂與偕抵其廬痛飲三日子相信于鱗與僕殆如韋馱天王護法到處皆是渠構別業蓮花池旁坐起萬卷大未有來意奈何之京應酬種種欲息無端一行入曹便爾堆案子與數相過

欽定四庫全書

介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四

慰藉杯酒晚視黯然河山間有三二談者所謂異方之樂徒令人增悲耳汪正叔飛鳥依人魏生志意漸強亦落寞中一助也聽傳郡政大嘉向贈我伊周屈宋語非一小試邪曹署眼底人側目我輩謂于鱗向文稱臬子甲行酒相笑為此得罪僕亦甘之況其他乎仲夏初子與岌岌幾有青瑣之行恐僕失子與亦恐子與自失茂秦可策塞衡一叩齋閣否此老得無戀王門醴邪呵凍附書此意蓄育千緒不能遂悲知之當同也

又

前書殊不悉答聞夏時訟庭寂然推案携數卷息郡園中此致可想也僕行復及之第得與足下接壤足耳道傍聲折固非我輩事足下名太高恐或借此側目稍柔之亦無以氣加足下者僕五載為郎近乃親刀筆得訊諜不可了了時覩譏駁一大笑耳家大人方屬人手掌中不得不低眉怒如調饑無可自醪安能致君家苦澆磊塊也足下罵我惡少年不知慕許解元悼亡者果何

欽定四庫全書

介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五

人哉然所謂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臬產小解意秉燭侍筆研問奇思煜煜不無助耳張令信佳士母論見著作即口僕已自佳吳下諸蒙政若八百人俱迷陰陵道者然一俞允文能熟建安以上詩便許僕天下士知否在彼何與乃公為我謝張令世間有劉備耶子與益駁駁然不可無僕也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足下二語當置之冑臆子與處得讀新作可謂無長矣文須草非倉卒可就冗間極成七言長篇絕亦不便可就三月為期終

無負也

又

春來訊牒日有三三皆手自傳獄足下亦大苦盈廷造化小兒忌足下與僕甚摩弄之耳政何關柄人也不能五日不會徐生順甫從旁更我高山之感差不令斷絃也太夫人板輿周郡中園耶小娃摘紫房挂頰鯉為壽當可無念我輩亦聞馬使似小有言昨縷縷為陳語足下固知愛影響然不能於流外相顧也謂考丞倅語多

欽定四庫全書

俞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六

傳致古義不了了且又意足下腰間傲骨耳此輩既無復致趣便可以此輩處之願足下留意也間微詞及足下他事直欲要青天與僕盟第得無所任虎而冠者乎海內塵俗士方聚訾我輩厭薄吏致以為無益時理亂母更中其口且僕不告足下誰復言者老謝近得數詩絕不成語悵然悵然

又

悵悵間孔泗忽到接手札如積陰之乍濯也四詩俱神

境煜然無容談者往日裁書都不詳蓋子與久已得之不肯為足下盡言後連致籍籍皆穢人耳便欲付之濁

湮安能忍然令後世笑僕哉海內豪傑僕與于鱗曩時醉心幾欲奉掃除之役自覩小進猶甘鴈行奈何一旦至此使僕抱獨愁天地間豎儒謂文人如于鱗何既復惟之于鱗高潔脩介非一事相試也曹中同舍室若懸磬而吾幸有餘祿足以相推竟無所及又能辨取子毫髮僕與子與慮慮足下時格少耳殊無計及此者且使

欽定四庫全書

俞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七

果以此言妄耶傳者惡于鱗耶亦宜必有一二誤于鱗及于上下多忤者不宜置不問也伯承視足下及僕僅杯酒然諾交新喻事起足下過僕彈指出血刺刺不休也伯承竟懲創收桑榆耳于鱗自忘之耶子與至以石衛尉郭代公為解僕甚怪不類且證足下矣太史公貧其於貨殖傳津吐曲折然不聞羅墨誅遠即建安開元諸君近即何李其人多傲睨世人爭欲甘心焉亦無當此名沒齒者于鱗即不諱何以下見數君子耶方擬馳

急足專報足下且以為訣使來良快于鱗果暮夜無歎
僕雖為割肝折髓必有報于鱗斷不獨身從長安中貴
人也老謝此來何名狼狽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
我五子哉且不輕用常人態責于鱗彼不記遊燕集中
力真負心漢遇虬髯生當更剜去左目耳生平交好叛
潰殆盡僕唯仗醇酒一洗磊塊要成送几丈及十絕情
思昏昏且遂欲從吏人牘不及作少緩數日必無負也

又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八

得足下書知已面張戶曹良悲哭公實詩讀之夜愀然
聲者非其神泣即乃此子足死矣諸懷靡不絕塵清秋
偃蹇向中原悲壯哉更二語老杜畢世不曾拈出齊使
報書戰國策第一編也斗酒佐風如憂金石已復絨匣
中吾二人共之耳足下宜其從汝家得而以詠余也明
卿雄沈子相朗秀格格不相下更私求證於我不能不
為吳左袒子與驟出孤城社中言大為二少年嫚罵彼
非沈船破甌者終當穿鼻耳眇君子死未耶即不得李

絕書吾二人飛諸懷數章亦當惡入地且乏公實哀挽
鴻毛矣更旬日僕可望燕趙間一輜子廷尉時獨趙韓
厲鬼彼沾沾無冤民即卒死寧無浩然挂冠哉奈王生
戀却長安未何也足下可嘉平前發足吾為治傳城西
寺中郵致苦來十日轟飲袖匕首劃青天足下徐易衣
冠九賓會不亦大快矣眈眈摸金中郎虎率以聽足下
無害

又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九

承來復得書及復陶知足下暫駐恒會比益不遠心忤
忤然殆甚足下亟屈指行日移更得前否世貞夢寐已
作招提促膝狀神思飛越歲安得併晷而暮也足下再
語許趙州下生泣其璞耳其人雅潔鮮偶世貞頗於調
外識之獨詩律少所諧契二生往往誘其一言以佐酒
謔余弗能救也盧枏何所往其人可與偕來否

又

日踟躕偶坐待足下甚望足下過諸貴人也而乃病耶

真宰妬我甚西山真氣度亡能辱眉間色或心旌搖搖
踰句注耳夜卧寒栗遂成此四絕聊以請質母玉而音
慰問諄至恍若挾纊子其加餐予亦強飯

又

招提戀戀殆難為去哉覺懽然而神飛也東趨檀二尊
人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聞邢
州大夫輒愴恍自失身不能拆而兩嚮者視足下影則
已中妬之矣又數日抵漁陽漁陽古稱俠地突騎精銳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十

聞天下乃今稍異焉其士民多文弱土風淳細蔚然桑
麻被野環城饒奇山水足自適也間者一命駕焉忘二
三君子之不在側為語觸舌而止因大悲呼濁醪澆之
矣足下知事近變耶明卿坐僂薄謫愈益沾沾自喜徐
生駕矣子相岐足長安門中外耳浮議藉藉以足下與
僕渠魁焉竟無奈我輩何也則何可以不挂冠見貽家
君文及七言一律四絕句幸甚早發善餘自愛

又

從上谷還家君使人來致足下書也且拜衣及鏡之賜

家君書謂余即不敢以諸侯庭實待子麟破例受之矣
賜我七言雄壯沈鬱四五言無所不妙然姓名長借客
蹤跡竟疑人即使僕自道亦遂不能易此一字一味矣
城西子相出宿泣然而別吾誇之太行遊彼色飛也今
已抵河間七月望後可得詣邢子麟先期為我檄諸令
以牘來傳即之邢明日可就讞畢急欲拜太夫人前為
壽且就見蔡姬也子與失離可憐彼所遊地暴骨矣吾
甚危之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十一

又

某此身裘縠無復餘致日夜望而苦來釋我胡尚寥
寥也尋當益南粗治趙定獄便可握手昨理髮忽得三
十莖許白者為之怒然昔人揮霍尺璧而拮拾寸陰即
不肖豈其以輦上君子鬪蜉蝣之歲哉恐一旦遂不得後
足下東馳漁陽放令支出上谷與隸雜走委蛇十里具
如子鱗言然不大奇拓一二佳語亦是人間所有耳見

當知之于鱗母怪高生世殊不乏此使者近矣那大夫將不視紫氣為白虹也雖然使者亦心動栢人置耳昨急足報書丈叔念我背痒也則余亦念蔡氏痒妄希老麻姑鳥爪容方平鞭之否聊以佐足下鼓掌

又

名魏風物非下覺邢州自妍也張守日擊牛酒為驩令人邑邑耳上計得請具金紫前壽太夫人良慰足下郡樓之作聊以塞命殊不銓銓樊侍御信來邊地羽檄旁午夜寐不着枕促奴鼎問信老親矣二生慕足下不淺見便輸吐飛鳥依人可憐可憐

又

推鹿舉白賦十二體鷄鳩氏之樂也無復再矣從月中伏醉別于鱗甚易既醉搖擗累日不復可遣念于鱗擁蔡姬時也能無一二齒某哉老盲騎而追我於館陶呵責良久唯唯謝洗心以從二三子不復能作態去矣雍奴流潦際天宛然澤國也一錢買兩巨螯大足佐酒時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

時取于鱗詩薦之耳

又

日卧起泥塗中無復望于鱗問矣泗如從天而下出于鱗書婢媛良至已又開絹素則有萬金者五馬跪讀所贈文而知于鱗治于王生也其稱東方之利害悉矣秦于鱗詩白雲從西北起也大風決決乎而雨隨之矣甚矣哉于鱗之于僕也即古所著屈宋蘇李揚馬甫白之儔或才力小讓或時代鮮接或肝膽尚乖或酬和未廣僕固不可就攀于鱗然恐一時之盛徑絕今古衆口謠詠便成丘山要在身後亦復何害太夫人大佳駒不廢學且夕許相國良善于鱗已出按三輔諸生中即有能如何武誦于鱗詩者否僕見憎造物頃為此官諸貴人指眼相看然盜賊小屏五家之良頗效麾下多握巡篆乃致譏駁紛紜難奈耳泗言秦中數震不休于鱗佳睡中母疑蔡姬蕩耶僕尚不令嬖孺輩來嘉幣敢拜解衣之惠餘不多及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

又

泗來則携登華諸篇至也一再讀之覺玉女羣峰窈窕在目蓮花芬襲人也毋論足下詩即記自應劭漢官儀叙封禪而上無似者千古第一記耳龍城生不亦五尺童語哉僕嘗道東嶽以非所偕食頃而返不復吐一語蓋有待也如足下竟未東身挾尺屬寸脯信宿耳足下書盛欲歸云請之兩臺不可則欲自投劾泗亦云然僕六尺身不能自了在人鼻息間安能與足下出處雖然

欽定四庫全書

弁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十四

竊謂足下非計也太夫人尚壯而足下貧須祿養今幸為博士師差自強不受濕東胡遽厭罷也歷山之田瘠而諸罷歸者介於都會監司守相之間不良止也則未足以辱足下耕明卿為郡佐頗一再得其耗二三大夫如王新甫凌汝成者雅亦相推轂可念間飯時思子與手扳子相狀不覺失笑錯飯耳造化窘我甚矣推案日復盈庭泗亦畧見之雖成一詩報足下從此中出那能佳也

又

政為明卿慙慙間足下二歌忽飛來一字一淚也更復作鮫人一淚一珠耳宛轉慷慨靡所不極快哉快哉夜鼓動取足下歌朗誦之泣數行下已呼酒一斗伸紙倚和條忽成篇出省簷楣間星斗來親人也時未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頽顏耳明卿足謫矣具健足裏三月糧須足下書至即發也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弁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十五

劇暑勞使者道路間殊愧念之足下善病乃爾耶強飲輔藥自愛世貞在人齒頰間不能徑行以擬足下秦中比尚有十日住足下病已能一行乎非世貞所敢望然竊欲有所言乃已耳仲蔚菰蘆中想大得佳夢書當為致之

又

不穀遂買舟北矣美疾蟬綿終虐君子招提之訪竟不能待天定為之謂之何哉倘回光下燭願遂伏闕之請

足下雖高枕物外僕避世牆東尚得托跡鱗羽揚托素懷如其不然可訪我於夜臺之側也于鱗于鱗興言至此腸不寸斷丈夫窮矣二章比興之微非夸父可逐裁篇咏言能無關於方寸業已置不復和既念吾二人遂判千古悲歌可以當哭幽憤鬱淳安為留之胃腹間作磊塊耶其不佳固耳玉玦一瓦硯一以奉君子衣几之御玦訣也硯見也既以為訣終願相見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弁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六

燕中食指繁桂玉行盡家大人用獄少紓責僕南還拮据旦夕之計不謂抵家風火未定旋中非常之耗併日而北且詢且前方寸蝟磔度河知有宏貸始敢稱人然氣力憊無復餘耳家弟出足下橐中書備友朋之旨金石鏗然又詩六章規風矩騷靡所不致即令他人讀之不自已何況僕哉足下念我如此持此而死可也太夫人萬福千里騰蹕日異於杜門為佳耳

又

泗殊僕僕也千里徒步將足下命以訪溝瀆之餘世貞甚愧見之已從泗得太夫人起居千里日上蔡姬無恙為慰伏時曾具書并數詩托臨淄人致之不謂竟浮沉也足下書辭廓落今而無友生讀之令人於邑然故杜門自苦耳又云卧床蓐且百日足下胡善病乃爾故當不足造化所耶然何以在人間令宗梁先驅也世貞比日益困甚屬甘泉旦夕竹宮之釐可覲暫貸回光遂未有期也猶爾奄奄氣息方知汨羅老生大是誣死十絕歌之燕城拉攏矣田居縱不乏比興何所取足下長日哉泗促報書甚急不能屬草俟獄小定當額人上候并有所致不一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弁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七

太夫人萬福駒何似往朝城令所遣信來草草附報歲暮始得足下六月書幸不遂浮沉然亦艱矣諸篇熟讀至丙夜呼酒盡三大斗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僕生世不諧竟為僂民獨幸得一當作而南北間之嗒嗟安能

更坐于鱗白楊顛僕把樹根兩面孔相對也順甫小從足下唱酬便自超日捷求楚不可得矣家季遂荷不惜齒牙殊沾沾彼雖王山人令弟在初果念念作佛不求菩薩解脫兩足尊何以尊之來書謂謝少安李伯承蒼叢作者波及吳徐又言伯承胸中一片某君某君何人作何狀寧為鷄口毋為牛後吾卿亦有一兩公來相要問此事吾不許也獨張初于輯吾兩人往返詩擬刻之意差得強耳張又為二君篇其貽書俞仲蔚令石于鱗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六

所草乃公傳曰天下文章盡在此矣僕甚賞其知言子與偶中姜斐極細不欲出生簿書婆婆娑髮行畫白頰釋之不大媿快哉一衣帶水浮家汎宅往來饒有逸致益重思足下今往奉答及寄題白雪樓各二律試為置壁間令順甫讀之何如吾戲語黃淳父李于鱗日欲飲長江渠言有足下十萬橫磨劍母慮也孫仲謀批曹公楮尾云如公不死吾何得安此雖讐敵不可不謂知己也一笑

又

僕與于鱗隔何啻人間世哉所恃一書耳子與歸始得手教讀之若濯醍醐不覺蹈舞應節諸篇種種神境離資園羣蠶關珠最後出五寸明月又不費魯元七百觔金能無大媿快也吳城戲筆如巨塚然不敢有加於僕至矯首望于鱗直天上人耳子與甫得量移家計繼之造物豈亦有耳耶明卿晚始知宦拙癢落胸腹者計已消恐不無留忍人齒在渠與足下俱有佳兒子與奈何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十九

奈何且立壁如長卿滿坐作文舉猶可念也汪中丞數藉存我自謂豈遽出魏濟南下哉計欲行世貞詩憶得舊有存沒十六絕句其一云濟上諸侯才且賢能將玄草及生傳野人自愛名山好不愛區區一世憐以此辭汪矣于鱗為我一抵掌否所與從游者梁辰魚其人長七尺餘虬鬚虎額能為詩若詞詞可伯仲王敬夫語僕東欲游海岱西登太華中間謁濟南生畢此死不恨矣僕喜其言敬以報足下外扇頭係率爾之作毋論其拙

可也

又

不佞則從徐兗州所寓足下書已又從熊按察所寓疏稿及詩當不復浮沉矣卧都門外招提五閱月而勘覆之疏始上當事者幸哀憐先君子予故官不佞兄弟亦始得稱人即以其日歸計取道安德而進要足下見於齊河敬謝嚮者絮酒之情問太夫人萬福乃各出所蓄積借君家苦薦之相與劇語竟日欲於海岱之間增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兗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二十

勝色竟坐以不敢從傳車故所買贏其馭者能制我柄不欲使我異道且念候先君子命久急當白之几筵恐家太夫人以迂徐見譴即無辭強從者躑躅南首不佞誠非人哉乃不佞五月招提中能不以一字望足下知足下不欲通長安書今距濟上僅三百里而不能強馬首使東顧刺刺焉唯與人之誦是聽足下縱無望我寂寂鮑山不笑人乎世貞歸矣歸即奉所草先君子狀而以不朽之事干記室蓋先君子居平謂某明興百八十

年來文則已盛矣北地君吾所不易然至濟南則當與

天下共推之嗚呼斯言時時在耳今所藉以慰先君子地下者非足下其誰哉敢以不腆之幣先容足下其幸毋拒而惠之言先君子死且不朽某兄弟亦死且不朽舍弟之急足下也甚於某不能自達其辭足下念之千里比入試神氣當自王足下尚避除目豈宰君畏阿游差勝薛廣德耶至鷄肋及不佞僅可發松栢間一慟耳足下既堅鑿坏之節而某又遲此命駕之興此生合并

欽定四庫全書

兗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二十一

似難然侯裏事後一二歲中當請於太夫人斷從足下天門日觀傍非虛語也吾曹友道邇來覺少衰又重之以某此舉後不為補過應便漸盡足下亦宜自強不一

又

盟門舟語昵昵至夜分猶恨其少別後忽忽如所謂見阿閼國一見不再見者歸偶二三子轉自悵悵獻歲刺促少佳況鄉里項領故可惡第不知足下折要時何如耳北來人傳時意欲以足下例我不免強舍弟一出答

其意如僕自是丘壑間物五官已缺何堪令世人描畫
耶予與得一握手否聞其為客一日發七十函書六尺
之軀不自保受人役乃爾助甫書晨歎明卿三斥而夕
報當調令人鬱鬱一措大能弄筆墨何捩眼鼻乃日理
抖斗時狀耶李相草先君志銘頗悉兩臺亦許為請卹
襄事在冬矣當墓道樹七尺碑待足下言以不朽幸為
我謝五日客鄭安平所謂三不可知者不肖蓋未嘗寢
食置焉其幸賜憐之汪中丞戚將軍輕舫過我沾沾得

欽定四庫全書

介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

又

昨鄉人龔司訓者去為附數行計當已徹覽矣僕歸知
足下治兵海上得無沾沾自喜燕頤耶得書具悉近况
見念之切第所謂七尺碑待足下文久矣讀李將軍傳
千載酸鼻知太史公必不以都尉曲筆其叙致獨詳於

長平冠軍寧無意也新詩計日益江南諸山水與足下
幸相值當自各奮其間獨恨少僕耳某公者名能好龍
沈生清狂士亦復與幕府周旋否除目至亦遂有不才
姓名使躑躅三輔隨具一削乞休矣足下鴻矯吾便鰲
屈沈者自沈浮者自浮何關真我足下勉旃僕甚畏此
月如無恙從足下於西湖洞庭金焦間必不爽也

又

春杪司吏歸自汴忽拜所掖贈僕文及一詩不佞恍如

欽定四庫全書

介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

趙母恤得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書齋三日而讀之齒頰
盡芬矣魏於汴外臬也分不當得文而又足下不相及
又不敢以文請足下故念我深母乃非福乎哉始不佞
業已上書即堅卧而上書人至下邳為盜憎併書失之
妾頃返徐相公聞而沾沾喜且笑我曰天意也書即上
如太宰何會逾期久狼狽抵任中丞公憐而不以吏事
見固然安能飽飯逐逐轅門且轉徙蒼雲間矣自癸亥
來碧浪浮玉凡三我迓而最後以冠蓋辱之忽忽殊自

悔無可奈何計故鄉一衣帶水小不佳便買舫艫徑歸
矣昨歲見足下云食楊梅未盡一顆徑止又不甚稱西
湖今年春霜甚揚梅樹若髡而掉西湖輒大風雨豈其
移色於不佞也計足下食飪飪夷門塵中當轉愉快耳
足下未遷僕且投轄子與啖虛言至今不得下咽吳生
奉五寸管禦魑魅吾曹詞筆尚在百六可發一粲殷宗
伯寄來義莊記遂刻意大類足下不負瑯琊一片石矣
前承捐貺偶得良信輒用附謝并候承太夫人起居不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十四

悉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笑僕自沒於戚大將軍謂將軍
僅能喉間喀喀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將非
大將也僕時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多益善
八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
萬椎闕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視阿瞞及大耳兒

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觀此意恐不竟許也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十五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徐子與

陌上握手遂成河山欲步復却踟躕道途黯然之語更謂未盡舟次拜十絕之賜擊節按歌浮雲不流自吾與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八

子邂逅省署各薦其素竟諧為一子鱗實九合之海內名俊豈曰乏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曾未幾時茂秦却軌於鄴下公實返耕於南海僕亦從此逝矣吾子倘遂分司于鱗子相不益孤耶秋風蓴鱸政自漸迫僕非不厭京土非不思故鄉海內豪傑自少知我益稀不得不悲耳明春買舟候子於吳宮之側大劇醉也

又

別後再作書三君竟不得三君一紙也頗缺望白下之

行可更上否見邸報子相遂拂衣其為人果銳必達僕

甚畏之然令子鱗益孤矣此腐鼠當屬羣鴟亂鳴奪食不滿鴟雛笑也僕以十月後旬之淮昨始了此段業債酬接還往都無意味曩謂京塵眯漫汚人鄉里小兒作惡更刺宇宙之內何可着眼欲尋一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千古此語殊莫使外聞之拙作附覽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八

書來且讀五言一章悵然有餘悲矣吳中之約庶其可望第某此身尚在羅網間雖清冷咫尺就釜則易耳更憶招提神傷之甚恒時作別不至是劇殆有驅吾涕淚者怪哉此得訊諜一目便了粗有餘日汎瀾前典區區得夫不足復挂齒頰第世事如此寧唯剝林宇宙雖大無復着眼足下謂何谷永有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慮一旦傷尊慈強飮自歡然中多慙慙不下耳方欲疏乞病不識可否足下開二子別紙自悲也外古體奉贈以